

時碰下頭去。兄妹二人商議定了。過幾天。一笑茶樓前。人山人海。來擲骰子的。絡繹不絕於途。那夢花本有美名。現又當上海平民女學校校長。才學姿首。是溫州有口皆碑的。此事一行。把那些好色好貨的一般人。忙得寢食不安。都要來此一試。擲不著所費有限。擲著了。人財雙收。鬧得滿城風雨。大家興致勃勃。有些富家子弟。一擲再擲。甚至有腰中取出一大捲收條。霸住了骰子盆。連擲不已。嘴裏還大呼小叫的。全紅全紅。有些人等得發急。硬說他要包定全天。日子多了。傳了出去。連各州外府。不遠千里而來。比趕會還要鬧熱。擲出五顆紅的。很是不少。就是這一顆紅。彷彿同擲的人作對的一般。不肯湊趣。一個月下來。服務處已收到有幾萬款子。有一天。被一個少年。一擲全紅。看的人都拍掌歡呼。眼看著這一個像天仙樣的美女。同那少年而去。一笑茶樓。不像從前那樣的臣門如市了。夢花同那少年到了家裏。把一鶴真獎得胡帝胡天。笑對夢花道。你這個好主意。服務處。憑空來了這筆巨款。被災人口。受惠無窮。已是很可喜之事。怎麼這個全紅。偏被秋崖妹倩一擲就中。豈非奇事。若是迷信家說來。必定是爲善降祥了。夢花偏不答話。去拿了那個骰子盆。笑對他哥哥道。不要收條。讓你空擲一把試試看。一鶴接來一擲。說道。就是擲到明年。也沒有這樣碰巧的。再向骰子盆裏一看。不覺張目咋舌。不是全紅一色是甚麼呢。夢花笑說道。你就是擲到明年。也沒有一把不是全紅的。一鶴方才恍然。編者曰。似此行爲。在法律上。就是欺詐取財。然以財色爲餌。破彼慳囊。惠此災黎。倒也未可厚非。比較現在一般慈善其名。圖利其實的。居心好歹。真有天壤之別了。

記大俠李祥

（續）

成舍我先生著
胡寄塵先生贈

總戎見之。問何爲。賈拜曰。小人此來。爲山南鄉人民請命耳。語次。有從者以尺書呈總戎。總戎折閱已。猶笑祝賈曰。若卽賈

十八耶。叛逆之輩。焉得有詞。唯有屈汝爲刀下鬼耳。賈大驚曰。小人何嘗叛逆。總戎鑿案曰。聚衆犯上。拒捕而殺兵勇。若不叛逆。誰則爲叛逆。命縛之。賈知守及耿光乞援之詞。入總戎記室矣。卽洗首受縛。總戎復訊問餘事。賈皆不答。總戎將笞之。賈臂躍起。縛自釋。兵勇圍執。皆爲所創。賈奮拳擊案曰。吾謂汴省文武官吏。皆殘酷賊民。總戎或不致如是。是故至此。今不盡其詞。強以叛逆爲言。使吾而弱。便冤死刀下。差幸薄技猶足以自爲根據。非威武所能屈也。拳落處。堅木爲陷。總戎驚失色。兵勇不敢復前。賈從回走。顧謂總戎曰。從我言。當卽解山南鄉之兵。否則慎保首領。無或稍怠忽也。賈行後。總戎震其言。卽命班師。待查察其情。再議剿撫。使者旣去。總戎快快獨坐一室。爲時已未盡申初也。忽聞庭中有聲如鳥墮。視之則賈十八也。賈突進。總戎不及避。臂爲賈所執。指着處堅如鋼鐵。大驚欲走。已不能脫。賈亟合其扉。釋總戎令坐。總戎惶恐股弁。慮爲所戕。賈笑曰。若無恐。吾不忍傷人也。總戎曰。然則奈何。賈笑曰。吾欲與總戎作長談耳。總戎駐節茲土。不已逾三年乎。此三年中。豈勿曾聞李祥之名。吾卽李祥也。總戎駭曰。若卽李祥耶。曰然。賈十八特吾之託名耳。吾有薄技。視取人貨賄如探囊取物。唯吾專爲天下解不平之困。雖未盡如願。要亦唯力是視。酌盈劑虛。損富益貧。以及抑強扶弱等事。皆吾所優爲。且所取於人雖奢。吾之自奉則儉。有所獵取。輒以予無告之窮民。故雖爲盜十餘年。實未嘗少有利賴。爲盜行劫。亦絕少殺人。生平以殺一果肆主人爲遺憾。此事吾已自白於前。今不復贅述。唯吾今日以兵勇殘殺無辜。憤懣不復能自抑。遂至殺傷多人。此吾所追悔不能自己者也。然平心而論。比輩亦死有餘辜。彼山南鄉之人。固未嘗謀反。重兵以臨之。復殘殺以逞志。利人民毒炭之機。引爲立功邀賞之際會。使非遇吾。無辜鄉愚。將無隹類矣。總戎曰。是鄉人民。不謀叛胡爲戒備持械。

(未完)

(未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三日 壬戌年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小說日報

大吟
而嘯

發行主任兼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編輯主任兼 嚴芙孫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購書券極大書券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三張照行批發以六折收價(無勞七折)惟本報既屬日刊性限制存報一經堅持決不再版諸君欲得首尾完全之報務祈速預定勿始後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曾收到之報以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新從速補定再週恐爲捷足先得完璧難求矣茲本報更暫定廉價定閱辦法續定一月者照定價再打九折(即大洋八角一分)寄費在內三月以上類推已定三月者期滿再贈報半月全年者期滿再贈報一月補定自第一號起者照此辦法如此優待未曾有對於愛閱諸君答之殷亦可謂無微不至矣惟此項廉價限在陰歷年內截止從明年起仍照定價不折不扣幸毋觀望自誤郵費代洋十足通用惟暫以半分及一角以上者爲限祈注意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賀恭 各界進步

本社同人再拜



小說話

譯書難

俞天憤

做小說本來是件不容易事。於今社會上把來當做一件消閒糊口的傢伙。自然好小說。一天少一天了。然而做小說雖不很容易。畢竟中國人做中國小說。不論是文言。是白話。究竟還是直接的。總還容易一點。最難的算是譯書了。在下並不曾讀過英法俄日文字。自然外國文法。一點不懂。可是也會聽人說。譯外國文字。有直譯。意譯。兩種。如今那些拗口拖沓的小說。大約是直譯。林琴南的中國古文式的小說。大約是意譯了。記得從前新小說上。載一段外國人譯「曉曉文場」四字。變成騎馬向書堆裏跑去跑去。前天又看見某報上。載一段「狼狽為奸」。變成狼和狽通奸。你想中國文譯外國文。有這許多笑話。那外國文譯做中國文。一定有多少笑話。不過沒有人發現罷了。

在下因這譯書笑話的大問題。曾經和好幾個朋友。細細研究。想這中外直譯。究竟是間接的困難。倘把中國白話文。直譯起來。不知有笑話沒有笑話。當時大家決定。由在下錄一段文言。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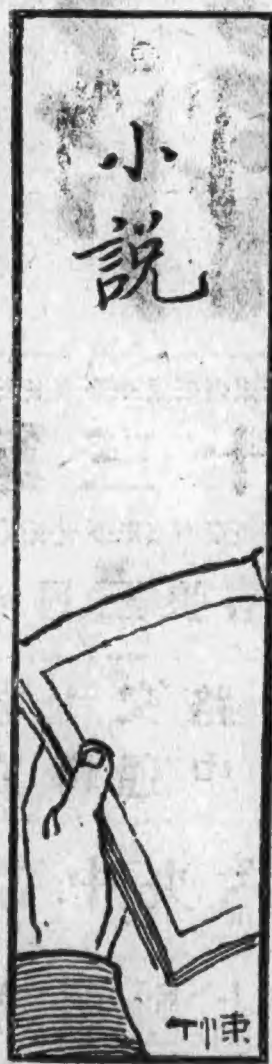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編起為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發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為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二)刊登廣告費在內報費先惠一月後按生報所刊報費另議(三)承辦人須先交報費(四)承辦人須先交報費(五)承辦人須先交報費(六)承辦人須先交報費(七)承辦人須先交報費(八)承辦人須先交報費(九)承辦人須先交報費(十)承辦人須先交報費

新潮小史

(續)

張乙虛



一個朋友去譯白話。譯成了。再轉把別個朋友譯文言。彼此不準宣布。到後來。都譯過了。才拿出來。大家批評。彷彿同他們做集錦小說一般。前不顧後的瞎寫。到結束一個人。吃他苦。那時在下便寫了一段很精緻的文言。給我朋友天心去譯。原文如下。

「余於某月日。道出金陵。見蕭條門巷。衰柳依然。而人烟寂寥。不獨回首。傍水西門。一老嫗。設冷攤於門前。亦無有顧之者。自晨起至午餐後。曾未售得數青蚨。飢腸作雷鳴矣。余覘其冷攤。實無一略可值錢之物。破鐵之環。壞銅之柄。磁甌則去其耳。花瓶乃缺其口。其他破帽敝履。乞人所不屑者。充切其中。顧龍鍾老婦。瑟縮可憐。十月秋深。尚衣單袷。而寒風尤如炎涼異趣之物。故穿此老嫗衣裂痕而入。余佇立其冷攤前。初非注目於其物也。默念彼蒼之窘下民也。乃不拘一格。彼老嫗者。亦聊備一格耳。顧老嫗之見余佇立其前也。以為余欲得其冷攤上物耳。即起其震顫之軀曰。先生。需何物耶。又目余狀類文人者。則曰。此一扇頭。聞書此者為名人也。易賞鑒之。又曰。此一筆筒。云是嘉定竹刻。在此冷攤上。固無多值耳。余觀此扇頭。所書者殊纖劣。而竹刻之筆筒。則有一裂痕。直通至底。意似無所可。然而老嫗則顏色慘變。淚珠幾欲破眶而出。乃曰。先生。汝能略携數物去。得二三十銅圓。老身即可果兩日腹。乞於憐焉。」

(未完)

解。雲取而閱之。大笑曰。此白話文也。胡以曰詩。生曰。文既白話。詩胡不可。雲曰。然則文之與詩奚別。生曰。文取自然。詩則講究性靈。言次。出一卷授雲曰。若試讀之。其神味不較舊詩勝耶。雲翻閱一過。笑曰。此如古之短詞小令。而不諧韻。且白話飾以文言。不將為人笑古典式之死文章乎。生曰。詩果佳。敢以詞藻何害。且作詩本以陶寫性靈。若拘拘為聲韻格律之奴隸。復有何趣。雲曰。君言固也。然聲音不諧。何能上口。生詞窮。雲曰。白話詩何嘗不可作。薄薄眉子月。神韻盎然。五百年後。安知不與青河畔草。並爭壇席。特非彼號稱外國才子者。所能語此耳。言已。視生微笑。生面頰無言。

雲自與生伴。常鬱鬱不樂。而生以雲頭腦頑固。亦漸覺可厭。久而久之。兩情幾如水火。至是不能不離異矣。先是生與雲爭辯。詞窮。輒聲言休雲。雲則一笑置之。至是生迫雲。雲亦自覺不能與生同居。因謀諸戚族。乃姑與生離焉。其實雲在鄉里。守從一而終之義。未嘗有異志也。

生既絕雲。如釋重負。居頃之。識一女生。兩情甚悅。遂訂伉儷。女居海上。習見繁華。且裝飾入時。演說廣庭。嚙嚙嚙。新名詞脫口而出。頗見重於社會。生視之。亦不啻天上之安琪兒也。願女習慣奢侈。生所入。不足供其用度。不免時有怨言。生以愛故。忍不與較。而女之胆漸肆。寢久。時有女之男友履其門。有時且攜手而出。非午夜不歸。詢之。輒以酬酢對。生不能難。久之。女以生窘狀漸見。情愛亦不復如前。生知之。而隱忍不言。生固有職業。日出治事。夜歸。女已理裝出。明日晨興。生出。而女或未返。夫婦幾如參商。一日。女歸略早。生遇而規諫之。女大憤。絕裾而出。至數日始歸。生亦大恚。漸覺故劍之可念。時女已有異志。一日。故以細事。與生勃谿。一去不返。偵之。蓋已別有所歡。雙棲某處焉。

生自遭此挫折。益思舊婦不置。偶族人自故鄉來。談及雲。生同

慈善事業之美人計

徐哲身

今年夏天。浙江洪水為災。幾成澤國。要算數十年來。未有之事。首推縣縣。其次就是溫州。被災人口。無家可歸的。何止數十萬。顛沛流離。慘不忍睹。溫州一般慈善家。熱心賑務。忙得寢食無暇。無奈四處呼籲。所得賑款。終屬寥寥。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內中有個最熱心的。叫做白一鶴。是個西洋留學生。可惜有范叔之寒。不能毀家抒難。有一天。回到家裏。愁眉百結。短嘆長吁。有時放聲大哭。閨家裏的人。都說將成瞎子。他妹子夢花。笑對他的哥哥道。外國人都鄙我國人為涼血動物。但是你對於賑務。也是力不從心。試問你天天的這般愁急。能不能把賑濟的款子。從天上吊下來。一鶴長嘆道。有錢的人。你看他在秦樓楚館之中。便肯揮金如土。或是碰見賭。也是一擲千金。若是叫他做點公益慈善事業。你就殺了他的頭。他的脚也是不肯來的。夢花道。我有個主意。能夠弄十萬八萬款子。一鶴道。你何不早講。令我空急了幾天。夢花道。我的主意是。到那鼓樓前。一笑茶樓裏。租他一間房子。擺一個骰子盆。叫人先送五塊洋錢到服務處。取一張收條。才准一擲。如遇六粒全紅。我便嫁他。已經有了妻子的。我願作妾。還要聲明。有一萬現金的陪嫁。一擲不中。准其添擲一次。一個人擲一百次不嫌多。一個人擲一次不嫌少。就是叫化子。都可與會。你看此法如何。一鶴聽了笑道。法子却好。無奈辦不到的事。只好等諸空談。可惜你不是已與上海南方大學陸秋崖訂了婚約嗎。夢花笑道。那我自有辦法。不勞過慮。一鶴大喜道。你能舍身救此災黎。我此刻便替災黎請命。說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廉二大 三集四集

面金一字三錢長短各出每條二十兩
長篇如滿秋之遠矚因之神州新派
廣記等篇尤爲文情並茂不可多得之
四集材料益豐富之出版物也原定每
結東海茲有目共賞之出出版物也原定每
一元二角茲有目共賞之出出版物也原定每
價格凡購一二三四五集者實價二元四角
零購二集或三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
後人買一編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諒云
得買一編不信請嘗試之

朱增宗醫學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黃帝之說
與鼎足無
異味可觀
興味可觀
規傳林後
政治風之
通將世說
雅對語類
新語林每
得思亮其
袁思亮其
拜鄭客嘖
局部三本
代售定價
洋一元二
角清華書
館

● 星 明 界 誌 雜 ●
誌 雜 聲 浙

◀ 念 紀 行 發 ▶

●片景湖美送●

胡荻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研究學術改造爲宗旨內容豐富俱係內名家著作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麗無比本誌爲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分)茲值發行伊始優待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紙費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珂瑯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兩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爲限幸勿交臂失之郵費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營浙聲學社發行部

(請聲明閱何日何報)

文學	鮑子東遊諸國父	奇情	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鴉淚聲譜	洋裝一巨冊	懺情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洋裝一冊	社會小說	師生治游笑史	洋裝一巨冊	節義	蓮心查淡錄	洋裝一巨冊	小說	以上四種小說先行露佈不日出版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啓新書局
----	---------	----	--------------	------	-------	----	--------------	------	--------	-------	----	-------	-------	----	----------------	----------------

作者陳獻一先生四年前嘗爲其成
楊杏城左丞司箋啓公暇左丞喜舉
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
士大夫言論採知如特種行實兩世
說新語等語林八卷分全書內容
雅量豪爽等三十六門其書內容
價值悉見於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
於下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
間見聞所及網羅無遺仲目悉備
事蹟取其淵懿宏遠之公名儒之種
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

了版出刊月術幻

● 錄 目 期 三 第 ●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蔗繩吸炭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登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周瘦鵑的人小雜誌
紫蘭花
（一）出版日期 每月一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半
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書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鵑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
不包舉也

木報微稿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六)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

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
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每千字四元乙三元
(三)來稿須寫清楚每行二十八字通式者雖有佳稿亦從輕酬愛(四)來稿隨
舊章如係錄名而不蓋章即作不受酬論(五)來稿概不寄還其附有郵票及
舊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爲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
相混

海上夜列傳

霄壤之判因亟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一萬洋裝精
 ▲全書六冊 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 一月為限
 東越許肅文先生序稱謂不讓紅樓夢之價書無多購請從速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虞山二徐書約

[illegible]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瞭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李君肖白工書法尤長六朝體求者
接踵因爲定潤格以公同好
楹聯 四尺一洋 五尺一元半
六尺兩元 八尺四元 屏條同堂
幅加倍 扇冊一洋 手 每尺一
洋 匾額 每尺每字一洋 名刺
每字二角 題跋書屏另議 泥金
照潤加倍 自然山人王震代訂
收件處北火車站慶祥里市北公學

新枕亞編
天嘯殘墨
定角八價
天嘯聲集
枕書十第
亞書十餘
編年爲生
得集其書
將本十餘
得苑萬年
人語要萬
乘上印卷
湖百話粵
人語日西
乘上印卷
湖百話粵
譚著焚蘭
雜上蘭蘭
譚著焚蘭
雜上蘭蘭
聯語新蘭
語新蘭蘭
偶簡彈日
偶簡彈日
錄一詞卷
錄一詞卷
東鴛鴦三
東鴛鴦三
雀弄夢天
雀弄夢天
牌餘四劇
牌餘四劇
政餘部落
政餘部落

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着筆
短篇小說集

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面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雙雲記

(二十八)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金公盡力以救老翁。姑娘以一死致害其公子。可乎。二也。有此二因。姑娘還當從長計議。且姑娘雖云見母地下為樂。亦知母親萬不願姑娘草草入地乎。此亦一所謂當思及者。情雲聞此一番言語。心為之動。乃曰。蒙爾勸我。所言固皆有理。但我有表示。則周氏親視之心終不死。姑曰。表示奈何。情雲曰。欲我食。則效古人。截去耳鼻。毀形以自全。不然。終懼不免。姑搖手曰。使不得。曰。然則我先去我髮耳。姑曰。姑當先稟明老爺。壽門聞之。泣曰。賢哉女也。謂姑曰。從其志去髮可也。壽門實畏周氏再來相逼。故欲以此抵制。亦利用之。於是一握煩惱絲。悉付并州快剪。諸婢見之。皆深為致信。老嫗勸情雲將截下之髮收藏之。異日以示金公子也。於是情雲始勉強進餐。

評

雙熱曰。張夫人直是一錠黑墨。壽門好端端一顆素心。被渠點染得不清不白。不惜以掌上明珠。為起復一官之交換品。雖非其本心。畢竟未先自腐。壽門不能安貧樂道。亟亟惟祿是干。是其方寸靈臺。先已著一黑點。張夫人更從而點染之。宜其心之變得一楊柳塗也。老嫗之勸慰情雲。措辭極為得法。此行文之絕路逢生處。否則情雲必死。雙雲記當不復有後文矣。壽門畢竟有些明白。彼亦知婚之不可以賴。情雲之必不可堪。徒以一己圖善。已軟化於張夫人離威之下。口中弗敢半個不字。吾初恨之。終乃憐之。

第十八回 寄女

張夫人頗不快意。亦恐其事終難成就也。因語壽門曰。小小女兒。乃如是不聽人言。萬分拗強。真所不料。壽門姑順夫人意曰。儘他便了。他沒有福。人難愛他。亦沒有方法。所謂愛莫能助也。故他要剪髮。我許他剪髮。他日若要出家為尼。我也許之。夫人聽了壽門這幾句話。心中頗覺適意。以為壽門亦不喜其女。有忿恨之聲口矣。(此番夫人卻被他瞞過了)周氏亦不急求成就。又聞情雲死不得。已經剪髮。頗有幾分厭惡之意。惟周君雅則在家中極口稱贊李氏女公子之賢慧。家人則謂怨生冤死。截髮為尼。不怕羞恥。做出種種激辣行為。還說他好。真是怪事。君雅歎曰。非爾等所知也。周小雅亦謂他日此兒如肯回心。我依舊欲為國俊定之。小雅之妻。則意頗不善之。主張還他庚帖。無誤兒子事。(小雅之妻。實暗中救命星。情雲當謝之。以此是事擱置不提。朱次瞻雖貪做媒妁。究不便旁邊性急。惟情雲在家。則常受張夫人冷嘲熱諷。頗覺坐立不安。有時抑鬱已甚。則語某嫗曰。我當時原說要死。死卻豈不乾淨。亦不受此等冷言冷語矣。姑曰。姑娘忍耐。從來後母。往往如是。不是今日始有者。總以善保身體為孝。老爺心地尚明白。姑娘當亦知之。情雲曰。父親本自慈愛。只是受制於後母。致不能憐我。真可歎也。自此情雲常多疾。又怕後母。或有心中不適。索性託病。不出閨門謝之。嫗謂此法甚好。耳中可以少聽許多言語也。壽門有時親至情雲臥室。視其病。見其消瘦。則淚下交頤。情雲亦泣。既而曰。父親不必自來探兒。蓋恐老人家反受後母之氣也。

(未完)

錯。從來說方以類聚。我們却是文人。大可以互相研究。彼此纔能得點交換利益呢。若都像你這般客氣。那邊能收切磋琢磨的好處麼。欽甫聽了。這才紅了臉。笑說。等明天拿出稿子來請教罷。說時。仰遲催着打牌。我却還要問那欽甫道。據你說來。現在的時期。是中國小說界大腐敗的時代。剛才話還沒有說完。何妨請舉尊論呢。欽甫還沒回答。仰遲早已吩咐娘姨們。最好樣子。立逼入座。打牌。又說。今夕只可談風月。非高談玄妙之時。這等酸溜溜的議論。聽得人頭腦子都脹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於是派定了子才天揚仰遲三人各坐一股。茂良欽甫合一股。二人一定還要拉我拼上三分之一。我也只得答應。却叫茂良先打起來。我把他們布置好了。心中却還記着欽甫的議論。因為欽甫口才既敏捷。口齒又伶俐。講的學理。又極有見解。況且出於他的口中。益發又引起我好奇之心。所以定要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一

東越許廬父著

逼他演說下去。欽甫見我這般企重。他自然也格外的高興。於是和我對躺在煙榻上。又大談起來。他說。現在的小說。既然這般不行。却何以又能風行一時呢。總因社會上知識過於淺薄的緣故。但據我的目光觀察起來。此時的社會程度。還不到極低的地位。軍興以後。一定還有十幾年幾十年的大亂。決計不是這麼一鬧。就算了一樁革命大功的。在這大亂期內。教育兩字。自然無從談起。只怕從此之後。中國的文學。還有不可收拾的一日呢。到這時候。那文學中佔一種最高地位的小說一部分。自然益發以淺為貴。以俗相尚。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將來勢必至弄到稍許高深的作品。就會沒人問津。那批半通不通。似文非文的小說。竟要大大的暢銷起來呢。我聽到這裏。不覺點頭太息了一聲道。話雖如此。但是我想中國立國數千年。以文化著稱世界。俗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況地大物博

。文明冠世。取精用宏的中國。那就輕易弄到覆亡的田地呢。國家既不得覆亡。這文化是立國的命脈。當然也是不能消滅。文化既不能消滅。那麼。小說也定有真正發達之期。但不知時日遠近耳。欽甫拍掌大笑道。五先生之言是也。要有文化。才有國家。國家一日不滅。文化就不能一日不發達。即以小說而論。現在作品之壞。固由於小說作者的程度不行。然而時世可以造英雄。如果社會的程度一高。必有應運而起的良小說家。能做出有益人心。可傳後世的著作。流傳出來。那時候。五先生啊。假使我輩中人。還能般般活在世上。一定可以瞧得見這種良好小說。能般般受社會上劇烈的歡迎崇拜。同時那種不三不四。非離非馬的小說。像現時這種作品。或許比現在更不如的那一種東西。一定在天演淘汰。人心共棄的廢物。這就是我們中國小說真正進步的時期。也就是中國小說真正發達的時代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二

東越許廬父著

哩。我聽了。低頭默想了一回。因問起他自己的著作。他先謙讓了一回。又說。現在俗務店務。兩都忙碌。並且應酬也繁。實在沒有心思。弄這些東西。再則自己也曉得沒有學問。光靠着小說看得多。究竟還不算什麼真正工夫。好在現在還不靠筆墨吃飯。老實也不願獻醜了。我笑了一笑道。這也不然。做書的目的。難道一定要賣錢的麼。只怕古人沒有這個例兒。他道。話雖如此。但自己這張嘴兒不好。儘喜歡瞎批評人家。那麼。自己益發不敢動筆了。我笑道。雖說不願問世。或者做點來。幫幫我的忙。也好。欽甫還沒回答。却又來了一班朋友。原來是牛沛生吳清人毛公甫凌君卿四人。我忙丟了欽甫。招呼入內。正在忙亂。又來了陸春帆一人。却帶着他的相好。中仁周寶實同來。我心中很覺詫異。因為今兒這一席。並沒邀他。他怎麼知道。居然自己會跑了來呢。當時倒有點不好意思。只春

聯
話

●針鋒相對之兩聯

清光緒間。安邱李小研侍郎(端遇)。督皖學。按試吾郡。製聯張之試院曰。山以亭傳。算千秋著述文章。長在謳思留境內。州如斗大。願三季振興庠序。莫教名士擅江南。其後嘉定徐學和侍郎(致祥)。繼督皖學。按蒞吾郡。是間。鄙其識解之陋。爲聯檄之曰。元之治。於前。永叔治於後。抱民物懷。非徒文字。大江環其東。清流環其西。得山川氣。是生俊英。蹈陳何瑕。針針見血。亦足稍爲吾郡人吐氣矣。以聯論。後者彈簡峻折。亦自勝於前。

諧海

滑稽問答

胡應銘

● 傭餘噓談

木公

小說家之妻對小說家說道。我今天看見日報上登出一篇小說。署名璧痴女士。想起來定是你冒我的名罷。小說家答道。不錯。這是一件好事啊。伊訝道。好什麼。他道。替你揚揚名氣。還不好嗎。伊冷笑着說道。誰要你替我揚名。老實說。你不寫我的名字去投稿。不見得會登出來呢。論理講起來。這筆酬資。應該完全送給我的。他怒道。好不要臉的賤人。像這種目不識丁的女人家。也配拿人家的酬資嗎。伊也怒道。謝謝罷。看你

報
餘

難解決的問題

一個富有天性的兒子。一向和他父親住在某國。十幾歲的時候。他獨自回國。當兵許多年。竟擢升做到上級軍官。這年却巧和某國打仗。他被委做總司令。全軍的生殺權。都操着他手裏。他愛國的熱忱。高得非常。這仇恨得某國入骨。每逢開仗。都是身先士卒。一天竟給他捉住了一個私通某國的華奸。他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方洩其恨。誰知提進來一問。原來就是他自己生身的父親。你想他既是富有天性的人。怎忍得去殺他的父親。倘使照軍法國法說來。自應是死罪的了。這個難問題。叫他怎生解決。便能兩全其美了。

吳縉著 反聊齋

聊齋一書海內便讀幾於人手一齋外而外
之有後原書陸續乎後矣然聊齋筆法雖妙而
狗說鬼語出無稽未免世詬病綺練先生做其
狐裁著反聊齋一書未嘗不言狐鬼而狐鬼胥假
體裁各有命意無一重複如讀偵探小說然其
且每篇各有構局之奇用筆之佳尤足與前書
妙相無比而名著也
顛顛洵空前之名著也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常州 收件處 城內鐵市巷振聲電燈公司
 同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蠶桑橋華盛號事務所
 製造紙張

冊子 每方尺 一元
 加倍磨墨統加一成
 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指嚴潤例
 整幅同堂幅 丈二尺十元
 半幅同屏幅 六尺四元
 區額 五尺八元
 三元起

上海 收件處

[illegible]

孫緯才 花柳新法醫 每針一元
新淋●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效新藥無痛注射 每

本
 史 淚 鴻 雪
 之 魂 梨 玉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
 為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
 有亦為枕亞生第一魂及
 心著作凡閱過玉梨魂者
 喜閱哀豔詩詞尺牘者均
 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
 用五號字精印自厚贈得
 止後二百餘條而自贈於途
 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心心心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

電話 六七八四

金一元 可斷根○診
發售 保險立止淋濁
藥 專治淋濁初起紅腫
癢痛及多年老白濁
注射 立見奇功照
法施用包可
斷根每瓶洋兩元
注射器六角並有 立愈

枕亞新著情小說
雙鬢記

是書原名棒打鴛鴦鏡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情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遼東西探集從未有以中國案
先生以中國偵探案發行之情事著成
中國偵探案發行之情事著成
生而手一書敷又一小說界別開
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全書中國偵
探一萬篇行世以饜閱者之目
七萬篇行世以饜閱者之目
之前所著之案篇愈出愈奇偵
偵案尤為奇詭可作小說觀價七
偵探之軌範亦可作小說觀價七

老濁保元丸
老濁
元氣必虛此丸補腎消毒
並用所以照後立可全愈
每瓶一元
各埠函購郵費加一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中
法學堂隔壁德行里一號

◀ 枕 亞 最 初 傑 作 ▶

魂 梨 玉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青華書司

編人老峯龜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

文諸家名十六

無巫遊不而之宏共萬
愧判戲臻風作富得言
焉之文較藤各語多六言
名章較之語奇世十文字
曰真與近人咸成世所餘
大觀人所無趣見經家晉
庶大小所無誦見經家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筆 劄

恨軒瑣聞

劍舒

論才婦婚。古人多爲之。女家或出自高堂之意。或由女自主。黑幕中一線光明。尚可免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嘆也。年前。粵中某著名自由女。佚其名。二九年華。猶未有婿。曾出一聯求偶。其聯云。三個半毫毫半子。吾粵謂一角銀爲一毫。亦有半毫之銀。故該聯云云。未悉何人中選。近時自由女已不在粵矣。去年春間有自桂平來者。述該地有女士。何其姓。錫譽其名。欲論才招贅。作詩求和。茲誌之。序云。妹本湖南蒼梧族。隨父之遷。寄居城北。姊妹二人。唱酬殊樂。乃季春之月。姊已出閣。隨其夫子而適矣。溯此後姊妹雖有吟咏之歡。而香閣寂寂。無限憂思。因成送春詩二章。以寄姊。且實諸吟壇諸君子。若不以弱質菲才見棄。乞賜和焉。詩曰。花自紛飛水自流。晚花時節懶登樓。親情杜宇三更月。惆悵青鸞萬里郵。人世徒勞思伯樂。天涯何處訪沙鷗。送春幾度今番恨。細柳纖纖未解愁。鎮日珠簾不上鉤。好將情緒赴東流。一春繡轡輕鞍院。廿載琵琶百尺樓。羨彼東坡能曠達。怪他宋玉善悲秋。棠梨雖瘦枇杷好。檢點花枝作酒籌。詩雖非甚工。然閨閣中有此。亦

醫 話

四海奇病志

醫隱廬主孫緯才著

福州民人李某。體魁偉。善飲。一日。在友人處食山芋。醉中模糊。誤食其皮。始而喉癢。漸癢漸移。至喉下。以至於腸胃。爬搔不得。捶打則稍可忍耐。然不久又癢。伸拳自捶胸前後。至於青腫。而癢勢未減。飲食爲停。如是歷兩晝夜。始愈。猶聞時一發云。

▲頭腫
有爲毒蚊所咬者。傷於腦後。當時未覺痛癢。翌日。頭部腫大如色頭。額際深紅有光亮。見者駭而却走。飲食語言。皆爲之弗靈。後以其醫言。用拔毒藥敷之。三日而愈。更三日而復原。

▲指聯爲一
昔有病指者。初起時。指微木。其後各指皆然。僵直麻木。不能活動自如。逾數日。指五指爲一。挺直若蒲扇然。不痛亦不癢。但微脹耳。有走方郎中某。以草藥兩味敷之。立

游 記

魯游小記(十六)

宜興徐源

東行至孔子小天下處。開前有亭。今已廢。題此六字於其上。旁另立一碣。別題雄峙泰東四字。余不覺好奇心。遂周視而考之。白氣旋繞。迷漾欣湧。此雲狀也。似雲非雲。上與天接。此海氣也。萬峯僅露其頂。如羣立之海島。此泰山山脈也。衆流奔馳。山下如天女之飄帶。此黃河與汶泗諸水也。據稱泰山周圍有數百餘里之廣。則此山之大。與此峯之高。身臨其上者。其極宇宙之奇觀。宜孔子之有此胸襟也。

日觀峯即在天下之東。爲觀日出處。昔有

屋父愛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湮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壽文祭文各一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短聯五元 小說文百字每千五元 白話每千五元 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劇 談

選擇劇材的重要

張碧梧

戲劇爲通俗教育的一種。他的感化力。實是非常偉大熱烈。比較書籍。要勝過若干倍。因爲書籍上記述一件事。縱能描寫得十分精細。有繪影繪聲之妙。但終不及戲劇中把真人扮演出來。形容得淋漓盡致。且舉出一個證據來。讀哀情小說而落淚的人。至多十有二三。看哀情戲落淚的。却有十之七八。即此一端。已可見戲劇的感化力。委實勝過書籍了。因爲戲劇有這般偉大的感化力。選

叢 談

旅粵瑣談

林適極原稿 張乙應潤辭

竹葉符。產雙峰峯下。竹不甚大。高數尺。上有文。細如蝌蚪。疎密相間。其文殆與今巫

沁紅盒漫筆

梓言

通州李晴江(方膺)。乾隆十二年。權吾郡(滁州)事。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鋪氈再拜花下。高情韻事。足與顧米拜石。同有千古。非徒貽吾郡以佳話已也。